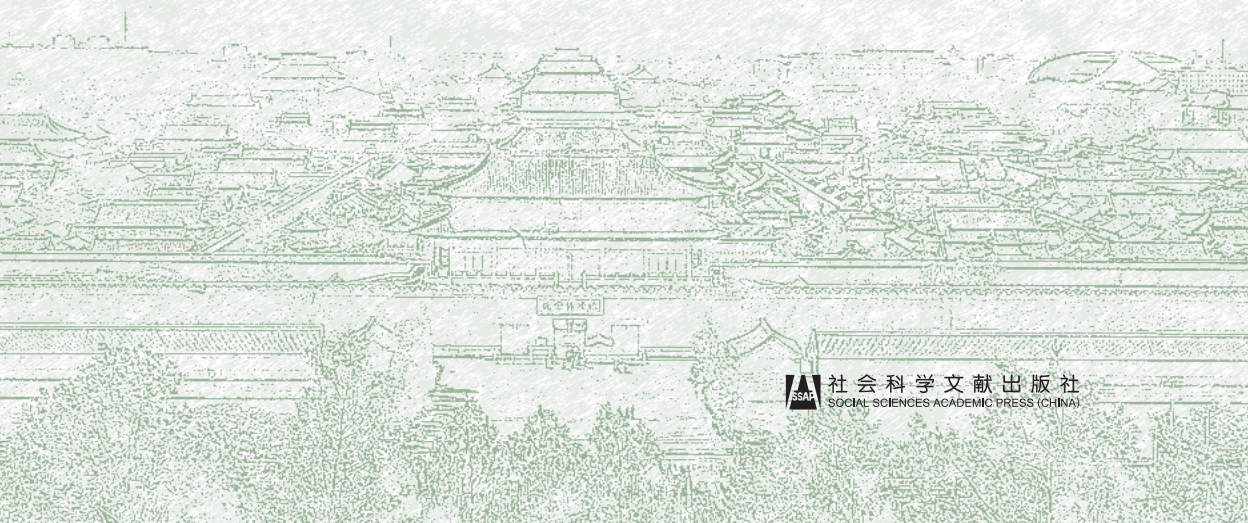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京史学

BEIJING HISTORICAL
STUDIES

2018 年春季刊
(总第 7 辑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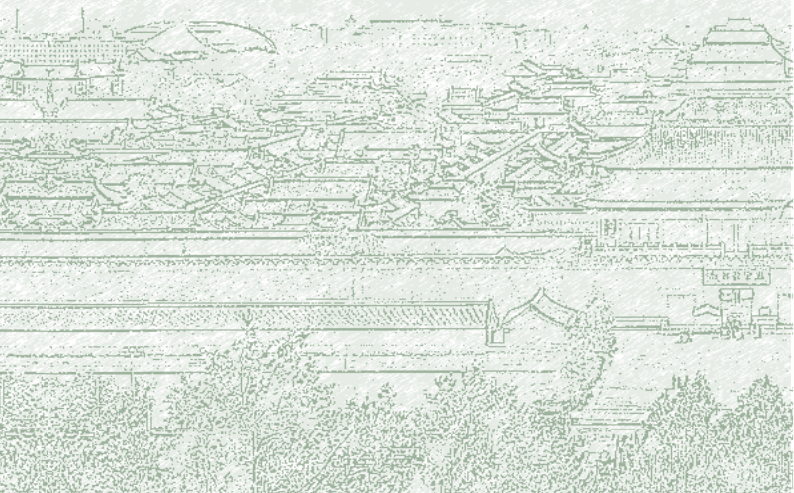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
王建伟 执行主编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王建伟

1979 年出生，2008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，历史学博士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。





2018 年春季刊
(总第7辑)

北京史学

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
编

王建伟
执行主编

BEIJING HISTORICAL
STUDIES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学术委员会

黄兴涛	李 帆	李建平	刘仲华	马 钊
倪玉平	孙冬虎	王学勤	王 岗	王建伟
吴文涛	杨共乐	岳升阳	赵志强	朱 浒
左玉河	郑永华	章永俊		

《北京史学》发刊词

创办以“北京史学”为标志的学术刊物，一直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同仁的心愿和目标。早在20世纪80~90年代，我们曾出版过《北京史苑》，主要汇集北京史研究的相关论文，目的就是为北京史研究的学者搭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。由于各种原因，《北京史苑》办了几期之后就停刊了。后来又曾创办过《北京史研究》等学术刊物，也都没有坚持下来。

进入21世纪以来，北京史研究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学界与社会界的关注，新成果不断涌现。从2012年开始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开始推出《北京史学论丛》年刊，先后出版了6辑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。现在，在众多学界同仁的支持下，我们在原有基础上，正式创刊《北京史学》，既是对以往北京史研究的继承，也是一个新的开始。

本刊定名《北京史学》，并非严格限定在地方史或区域史领域，而是想借用这一概念来涵盖目前与北京史研究相关的各个方面，北京既可以作为研究对象，也可以作为事件与现象发生的历史场景。对于“北京史学”的内涵与外延等问题，往往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与其他区域史研究相比，北京史研究似乎总有着更多既让人困惑又令人着迷的地方。尤其是自辽、金以来，特别是元明清时期，北京成为全国性都城，不论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学术原因，不论是涉及国脉的宏观大论，还是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微观论述，都构成北京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令人欣喜的是，近年来，北京史研究受到学界更多关注，运用新理论方法的研究成果屡有问世。可以想见，借助于日益活跃的区域社会史、新文化史等理论和方法的介入，北京史研究的未来前景值得期待。

《北京史学》是一个综合性学术刊物，所刊论文以北京史研究为主，但也并非完全局限于此。主要栏目有：“理论研究”，主要着力进行北京

史及相关研究方向的学科理论、研究方法的探讨；“专题研究”，探讨北京历史上的政治军事、经济社会、学术文化、环境变迁等各个方面的学术问题；“新书评介”，介绍近期出版的北京史学术著作，向读者介绍其价值及阅读路径，并品评其得失；“研究综述”，对近年来北京史研究成果及动态、学术活动等加以总结，为读者提供学术参考及资讯；“史料拾遗”，刊载或介绍新近发现的与北京史研究相关的新史料（包括考古成果），以达到学界共享之目的。

本刊物一年两期，分为春季刊与秋季刊，欢迎学界同仁赐稿并提出批评意见。

《北京史学》编辑部

特稿	003	从会馆、庙寓到饭店、公寓 ——北京指南书旅宿信息的近代化历程	邱仲麟
国家视野	079	隆裕之丧与民初政治文化转型	周增光
地方制度	103	清代顺天府尹体制的演变	郭宇昕
	123	清末直隶省地方自治实践与基层行政体制的近代转型	王 旭
	156	政区调整与北平划界纠纷 (1928~1932)	徐 鹏
区域文化	179	民国时期北京郊区民众文化观念变迁 ——以社会调查史料为基础	王 煦
	196	区域集聚与多元共存 ——20世纪30年代北平各大学的空间分布与文化风格	王丽媛
	215	当代诗人笔下的新疆屯垦	孙冬虎
	235	北京运河的历史变迁及其文化意义	吴文涛
人物研究	259	第一功？张东荪在北平和谈中的作用再分析	安劭凡
研究综述	279	沦陷时期北平研究述略	任 超
书评	299	中华书局版《北京话词典》读后	郑永福 吕美颐

特稿

从会馆、庙寓到饭店、公寓 ——北京指南书旅宿信息的近代化历程

邱仲麟*

摘要：北京作为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都，充斥着南来北往的旅行者，旅行信息之需求，自不在话下。明代后期，北京已经出现街巷指南、风景名胜介绍这类专著。清代依然有类似的专书，其中以《宸垣识略》较值得注意。且自道光《都门纪略》刊行以后，随着其重刻本、增补本不断印行，它所提供的旅行信息迭次增加，为未曾到过北京的士人或商人提供了不少方便。宣统以后，诸多铁路旅行指南、北京（北平）指南所罗列的信息更是多元，甚至是巨细靡遗。本文主要的目的及切入点，即希望透过诸多版本与文本的比较，探查北京旅行信息由“传统内变”到“外部影响”的过程及其多元发展。但基于旅行信息的范围甚广，内容讨论受篇幅限制，故仅就住宿这一问题加以考察。而从诸多指南的表述可以发现，旅馆记载由北洋时期的全面性“任君选择”，1927年以后逐渐走向个别性的“重点推荐”，诉求对象也从所有大众转向中上阶层，或许这是一种市场策略的差异。

关键词：北京指南 铁路旅行指南 会馆 旅店

楔子

自古以来，旅行不外公私两个方面。因公出差，有比较多的官方资

* 邱仲麟，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。

源可以利用。私人出行，则以经商、科考或探亲为主，兼或有纯为旅游者，但相对较少。而不论基于何种原因出游，私人旅行的信息必须自己掌握。

旅行指南，并非现代的产物。就路程这类书籍而言，在明代以前即已存在，只是传世极少。洪武末年，明太祖“以舆地之广，不可无书以纪之”，于是命翰林院儒臣及廷臣，“以天下道里之数编类为书”。至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）九月，《寰宇通衢》编成，总计当时天下驿道里数，纵一万九百里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，“四夷之驿不与焉”。¹其后，《大明会典》所记载的天下驿路及水陆驿站、里程等旅行信息，应即根据此书而来。²晚明所编的许多路程书，如黄汴的《天下水陆路程》与《一统路程图记》等，或许也都参校过以上两部官书。

晚明旅游风气之盛，学界已有相当多的讨论，³伴随着这样的氛围，诸多名胜志与路程书陆续出版。路程书作为专门的交通指南，主要记载

-
- 1 李景隆等撰《明太祖实录》卷234，洪武二十七年九月庚申条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1966，第3423~3426页；并参《校勘记》，此书现仍传世，内容见（明）佚名编《寰宇通衢》，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，1996，第164~236页。
 - 2 关于明代的驿递制度，参见苏同炳《明代驿递制度》，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，1969；星斌夫《明清时代交通史の研究》，山川出版社，1971，第1~208页；杨正泰《明代驿站考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。
 - 3 章必功：《中国旅游史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，1992，第367~379页；林皎宏：《晚明黄山旅游的兴起》，《史原》1993年第19期，第131~171页；梁中效：《明代旅游的近代化趋势》，《汉中师范学院学报》1997年第2期，第18~20页；滕新才：《明朝中后期旅游热初探》，《北方论丛》1997年第3期，第21页；陈建勤：《论“游道”——明清文士旅游观研究之一》，《旅游学刊》2000年第4期，第64~68页；周振鹤：《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》，《复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05年第1期，第72~78页；巫仁恕：《清代士大夫的旅游活动与论述——以江南为讨论中心》，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50期（2005），第235~285页；魏向东：《晚明旅游活动的经济渗透——关于晚明旅游近代化的商榷》，《社会科学》2009年第3期，第148~154页；魏向东：《晚明旅游地理研究（1567~1644）——以江南地区为中心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11；任唤麟：《明代旅游地理研究》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，2013。

水陆交通路线，并附有部分交通路线图，对沿途的交通条件、气候、社会治安、车船价格、饮食住宿、旅游景点等偶有记载，为士人、官员与商旅等人群的出行提供了便利。王稚登（1535~1612）在《客越志》中就记载其出游浙江前，“未识南行道里”，“从书肆买图经”，放入簏箱中出发。而名胜志与相关图录的出版，亦有利于旅客对特定的名山与古迹进行按图索骥式的考察。¹

或许受到大环境的影响，嘉靖年间北京首次出现类似城市指南之作，而此即张爵所撰的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。张爵生于成化二十一年（1485），卒于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，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。正德年间，张爵外派充任湖广兴王府书办，兴王朱厚熜被立为皇帝后，以张爵“护驾有功，书办年久，升锦衣卫实授百户”。此后，张爵一直任职于锦衣卫，由百户历官至锦衣卫指挥使。嘉靖三年（1524）以后，张爵“掌街道房事”，专管京城坊巷街道。正由于张爵是北京人，又专管京城坊巷街道，有机会接触到相关档册，序言中所谓“见公署所载五城坊巷必录之”，即指此事。该书依中城、东城、西城、南城、北城的次序，总计记载胡同1170条。²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），张爵在序言中自诩：“京师之广，古今之迹，了然于目，视如指掌。使京师坊巷广大数十里之外，不出户而可知。庶五城胡同浩繁几千条之间，一举目而毕见。”³北京街巷之多，对初次到京的士人与商贾而言，无疑是一大困扰，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虽仅胪列胡同名称，没有进一步的细致说明，但已提供街巷所在的大致方位，有利于投宿与访友等事项之安排。

万历年间，以北京风景名胜作为体裁的著作大量出现，如蒋一葵之

-
- 1 陈学文：《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》，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，1997，第3~221页；魏向东：《晚明旅游地理研究（1567~1644）——以江南地区为中心》，第68~71页；任唤麟：《明代旅游地理研究》，第110~113页；吴志宏：《明代旅游图书研究》，博士学位论文，南开大学，2012。
 - 2 杨捷：《老北京胡同名字源起》，《科学大观园》2009年第18期，第36~37页。
 - 3 张爵：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2，第3页。

《长安客话》，全书分八卷，铺陈架构由内而外，卷一、卷二为《皇都杂记》，卷三、卷四为《郊垞杂记》，卷五、卷六为《畿辅杂记》，卷七为《关镇杂记》，卷八为《边镇杂记》，内容除《皇都杂记》记述风土、物产较多之外，大部分为古迹、官署、寺院与山川名胜等景点。据陆完学为该书所撰序言指出：蒋一葵出行，“辄命童子以奚囊随，到处走荒台断碑，苔封藓锁，披拭扪摸”，¹《长安客话》应系其亲身走访各处所得，主旨虽非为游客而作，但可作为游览北京及其近郊，甚至赴蓟镇、宣府等边关览胜之参考。

另外，宋启明撰有《长安可游记》，姚士磷（1559~1644）撰有《日畿访胜录》二卷，孙国敕（1584~1651）亦撰有《燕都游览志》四十卷，可惜诸书今皆不存，仅若干内容散见于《日下旧闻》等书之中。

在晚明北京景点名胜诸种指南之中，崇祯八年（1635）付梓之《帝京景物略》，无疑最为脍炙人口。《帝京景物略》以写景为主，卷一为《城北内外》，卷二为《城东内外》，卷三为《城南内外》，卷四为《西城内》，卷五为《西城外》，卷六为《西山上》，卷七为《西山下》，卷八为《畿辅名迹》。全书系经过计划分工而成，由于奕正（1597~1636）负责采集史事，刘侗（1593~1637）负责执笔撰写；原先搜集到诗五千多篇，二人无暇筛选，最后经其友人周损删汰，只存一千多篇。在撰写过程中，他们对景点进行了实地考察，并反复推敲文字。刘侗在序言中说：“事有不典不经，侗不敢笔；辞有不达，奕正未尝辄许也。所未经过者，分往而必实之，出门各向，归相报也。”于奕正在“略例”中亦言：“成斯编也良苦，景一未详，裹粮宿舂；事一未详，发篋细括；语一未详，逢襟捉间；字一未详，动色执争。历春徂冬，铢铢纳纳而帙成。”²该书出版后，迄至明亡，短短九年，翻刻了三次。在清初，又翻刻过两次。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，纪昀

1 蒋一葵：《长安客话》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2，第1页。

2 刘侗、于奕正：《帝京景物略》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0，第4、7页。

(1724~1805)加以删订刻印,是清代最流行的版本。此外,还有一种巾箱本和琉璃厂书肆翻刻的几种坊刻本。¹就此而言,《帝京景物略》应该广受欢迎,除欣赏文字之外,亦可视之为景点导览手册。

一 晚清以前(1821年以前)的北京指南书

清朝入关以后,虽有朱彝尊(1629~1709)的《日下旧闻考》、励宗万(1705~1759)的《京城古迹考》、佚名所撰《日下尊闻录》、于敏中(1717~1779)等编撰的《钦定日下旧闻考》、吴长元的《宸垣识略》、潘荣陛的《帝京岁时纪胜》等书出版,但对于北京风景名胜之记述,并未有突破性的发展。即使到清代后期,还是未出现类似《帝京景物略》的作品。或许在清朝人看来,《帝京景物略》所提供的旅游景点信息已是无可复加,没有必要撰写这样的专著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乾隆五十三年(1788),吴长元在所编《宸垣识略》之“例言”中说“是编为游览而设”;²而邵晋涵(1743~1796)为此书撰序,则提到“观光日下者,皆得按籍循途”,³都指出其作为北京指南书的目的。可惜此书为求详尽,难免有芜杂之病,但书首所附18幅地图,为此前相关书籍所未见,具有街巷指引的实用价值(参见图1)。⁴

道光二十五年(1845),杨静亭之《都门纪略》,则在记载上更具有“近代性”。据杨静亭所撰《都门纪略》序言,载其识于都门客邸,而《都门杂咏》序言则说识于榆林官署,⁵推测当时他可能担任陕西榆林

1 佚名:《出版说明》,见刘恂、于奕正《帝京景物略》,第5页。

2 吴长元:《宸垣识略·例言》,北京古籍出版社,1981,第5页。

3 吴长元:《宸垣识略·序》,第1页。

4 这些图较少受到学者注意,笔者所见仅周立菁《从北京旧城图小议首都城市建设》,《建筑技术》1979年第11期,第62~64页。

5 杨静亭:《都门纪略》卷上《都门纪略·序》,首都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五年刊本,第1a~2b页;卷下《都门杂咏·序》,第1a~2a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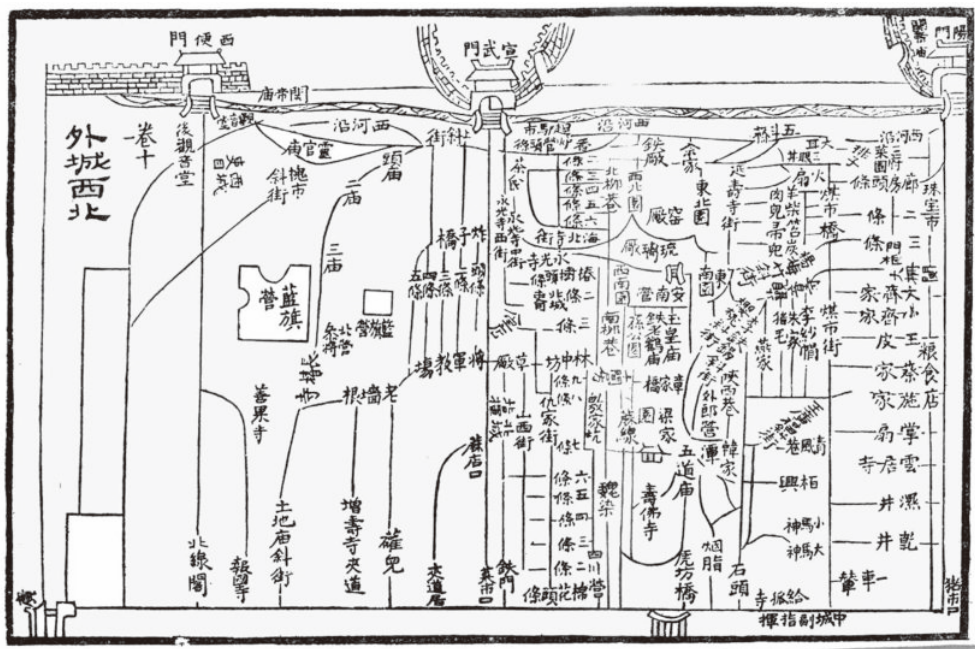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《宸垣识略》外城西北

资料来源：吴长元《宸垣识略》，卷首。

知县的幕友（道光《都门纪略》书影，参见图2）。民国初年，周明泰（1896~1994）首先注意到书中《词场》所载的戏曲史料，并对《都门纪略》六个版本的相关内容加以比对。¹谢国桢（1901~1982）则提出一个看法：杨静亭《都门杂记》“所记的商店名色，如某家的乳酪最好，某家的官靴最佳，无疑是各家店铺所登的小广告，在旅行指南等类未出以前，这就是为了士子客商人都导游的书”。²其后，有学者认为《都门纪

1 周明泰：《都门纪略中之戏曲史料》，光明印刷局，1932，第1~170页。

2 谢国桢：《明清笔记谈丛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，第125~126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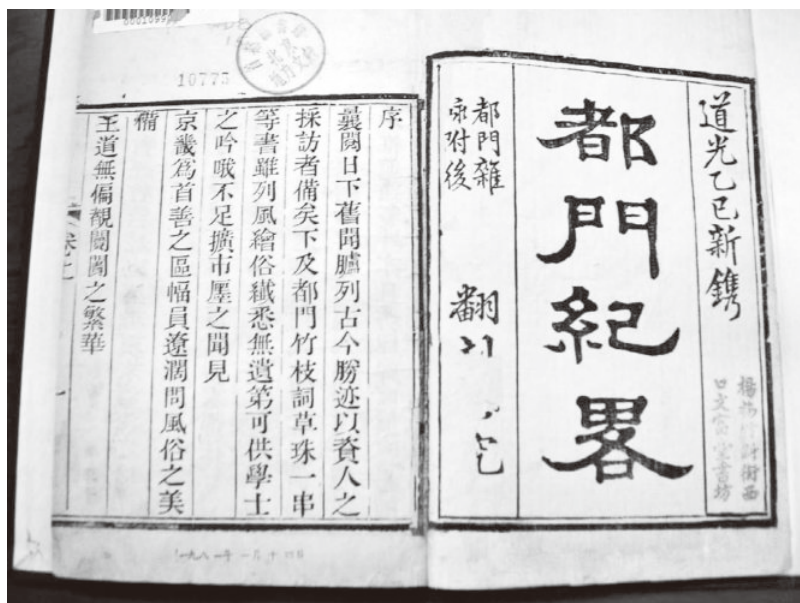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道光《都门纪略》书影
资料来源：笔者摄于北京市首都图书馆。

略》是北京最早的游览与旅行指南。¹另外，么书仪透过《都门纪略中之戏曲史料》、北京国家图书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收藏的《都门纪略》刊本、孙殿起（1894~1958）《琉璃厂小志》所提供的线索，考证出《都门纪略》出版后，从道光二十五年到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的62年间，翻刻与增补一直没有停止。²

众所周知，旅行与购物密不可分。北京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，

1 关世沅：《最早的北京游览指南〈都门纪略〉》，收入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《北京史苑》编辑部编《北京史苑》第3辑，北京出版社，1985，第431~439页；么书仪：《道光至光绪间的京师旅行指南》，《文史知识》2004年第1期，第92~102页。

2 么书仪：《道光至光绪间的京师旅行指南》，《文史知识》2004年第1期，第97页。

其商号与店铺之多，可谓目不暇接。正如杨静亭在《都门纪略》序中所言：“外省仕商，暂时来都，往往寄寓旅邸，闷坐无聊，思欲瞻游化日，抒羁客之离怀，抑或购觅零星，备乡间之馈赠。乃巷路崎岖，人烟杂沓，所虑者不惟道途多舛，亦且坊肆牌匾，真贗（贗）易淆，少不经心，遂成鱼目之混。”此书所记诸类，分列为十门，市廛中之胜迹与茶馆、酒肆、店号，必注明地址与向背之东西，“阅是书者，按图以稽，一若人游市肆，凡仕商来自远方，不必频相顾问”。因此，他在序的最后说：“谓是书之作，为远人而作，也可。”¹其中，“不必频相顾问”一语，对于方言各异，不懂北京话的外地人来说，可说是意味深长。

《都门纪略》分上下两卷，上卷为《都门纪略》，下卷为《都门杂咏》。该书所附外城地图（参见图3），其详细程度比不上《宸垣识略》，比例亦不见得精准，但仍可辨识大致方位，让读者可以按图索骥。另一方面，作为北京第一本消费性质的指南，《都门纪略》记载的物质文化相关内容甚多，笔者在此不拟赘述。至于《都门纪略·风俗》所记的风俗九条，亦实为另类的旅京信息，对外来者颇具有警惕作用，兹引述如下。

- 【一】 京师最尚繁华，市廛铺户，妆饰富甲天下，如大栅栏、珠宝市、西河沿、琉璃厂之银楼、缎号，以及茶叶铺、靴铺，皆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，令人目迷五色；至肉市酒楼、饭馆，张灯列烛，猜拳行令，夜夜元宵，非他处所可及也。
- 【二】 京师最尚应酬，外省人至，群相邀请，筵宴听戏，往来馈送，以及挟优饮酒，聚众呼卢，虽有数万金，不足供其挥霍。
- 【三】 乡、会士子来京，不可听人撞骗，说有道路可谋，如怀挟、传递诸弊，以图快捷方式。现值功令森严，场中弊窦早已剔除尽绝，如果受其播弄，犯事时他即逃

1 杨静亭：《都门纪略》卷上《都门纪略·序》，第1b~2a页。